

轶闻掌故

“一柏先生”范贞仪(下)

□徐继康

范贞仪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学业,为他们倾注了毕生心血,她请来老师,严加教视,她自己更是篝灯督课,亲执爨爨。高谟回忆说:

每自塾中归,环列坐侧,所读经史历历为吾辈讲诵,朝夕馆课,必亲手披阅,稍有可观,则喜动颜色曰:“予一生辛苦所以为尔曹者,庶几其望乎!”否则愀然自责曰:“岂予膏火之不给与,抑予慰劳之不周?”婉言饮泣,甚于捶楚矣。遇前辈老成慰问,宴会时必使出居坐隅以领益,间令予叔侄辈拈笔墨各言志,苟为前辈所许,则喜。

在范贞仪的督教之下,高家子弟个个都很有出息,成为当地有名的文士,正如《如皋县志》所记载:“皆入簪序,登仕籍。”那几位小叔:高绮,任浙江定海县巡司,范贞仪还帮他娶了一个好媳妇,乃如皋翰林胡香山之女;高绂,聪慧绝人,姜任修太史很欣赏他,聘朱式屏之女,可惜早亡;高谟,就是文园诗侣高雨船,诗名远播,娶妻冒仕可之女;小姑高繁,能诗词,适通州进士马淮之弟马澄。范贞仪自己的三个儿子:长子高楷,才华过人,娶瑞州知府范大成的孙女,早卒;次子高桐,娶海塘同知范绍堂之女,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通州举人徐锡爵;幼子高椿,也就是高云庄,诗文品行名著于时。高云庄的五个儿子,高原、高峻、高馨、高墉、高衢,俱游庠序,个个才华出众。

高家没有衰落,反而蒸蒸日上,这一切与其说是高家的余荫,倒不如说是范贞仪的坚韧所至。她的不懈与认真,让再艰辛的生活也有了诗意的光辉。

不管生活是如何的冰冷,诗始终是范贞仪心里的一团火,“从来盐针线之余,一鸣其孤鸾寡鹄之音”,她因事感怀,总把生活翻译成诗。她看到诸叔与孩子们学习有所进步,非常高兴“陶分禹寸君须省,莫负春风二月初”,这是其喜;高绮结婚,她欣慰地说“薄产遗书持护在,好调锦瑟度华年”,这是其乐;九月九日,丈夫忌日,她情绪迷离“遍插茱萸句忍忘,最伤心日是重阳”,这是其哀;她带着家人去省墓,望着野草孤坟,凄清长吟“塚中人隔烟霞冷,闺里愁催鬓发秋”,这是其愁。

生活也会洒进一些阳光,范贞仪其实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她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与知心亲友相聚。衡阳的堂婢杨恭人(高潜的妻子)每次来访,她都特别高兴,不是赋之以诗,就是填之以词。高繁与高墉归宁,便领着她们在绿雪山房到处看,翻阅先人手迹,一起回忆昔日的时光,剪裁旧影入诗篇。闺蜜好友姜宜送来兰花,真是开心极了,且填一阕《贺新凉》,记下那一瓣清香。

但这样的开心实在太多了,范贞仪的日子就是由愁编织而成的。生活困顿,日常劳累,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是生命中最亲近的人接二连三的远去,这让范贞仪最不能接受。自她嫁入高家以来,十余年中,亲人一个接一个而去,特别是雍正七年,庶姑先去世,到了五月初五那一天,年尚未弱冠的长子高楷又离她而去。丈夫去世于重阳,长子卒于端午,范贞仪自谓生不逢辰,到了此时,她再也控制不住,和泪濡墨,伤心欲绝,成《鹧踏花翻》一阙:

楚竹书完,湘江洗遍,也应未尽柔肠叠。怪他度厄,空言续命虚传,人间何事称佳节?重阳既微断鸿声,筵宾又逆啼鹃血。恨结,地老天荒难灭,可怜竟作如斯别。每到紫艳茱萸,绿肥蒲草,瘦骨销成铁。悠悠梦冷已经年,时时心碎何由说。

范贞仪以嫂比母,以母代父,她的德行,无人不感叹敬服,邑中称为“节孝完人”。她去世后,被建坊旌表,并由江大锐撰传,生平事迹入《如皋县志》。

范贞仪平日所作诗篇,仅是坐诵行吟而已,一吟而罢,从不记之笔墨。小叔与孩子们请她留稿,范贞仪则愀然曰:“笔墨非妇人事,吾之所吟,皆愁从中眼泪耳,奚用稿为?”高家子弟只好耳听默识,记在心头。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她的幼子高椿,决定把母亲的诗词付梓印行,计诗四十首、词四十二首,名曰《愁丛集》(乾隆三十二年江宁杜遵义刻,绿雪山房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2007年天津国拍今古斋曾经拍过一本),并请王国栋、史鸣皋、高继祖、高谟作序。此外又有鍾祿、廉堂、邵嗣桂、李仲白、徐铨、徐观政、张井、梁念祖、恒豫、梁达榜、沈山渔等人为之题词,他们对范贞仪的诗词予以极高的评价。史鸣皋在序中云:

一篇之中,幽愁忧思,缠绵悱恻,其屈子之骚歟?至其拈括辛瘁以抚诸藐孤,绸缪风雨,以御外侮,予音晓晓,则又《鸛鵒》之遗。然则是集也,非织锦绉絮,竞名闺秀已也,以忧虞而身济多难,卒能绵福祚而昌后嗣,比诸孤忠贞硕,殆将兼之。

史鸣皋认为范贞仪的诗,绝非那些吟风弄月、织锦咏絮的闺秀诗可比,诗就是她的生活实录,是她生命燃烧的吟唱。王国栋说他每一次吟诵《愁丛集》,便“觉有风雨青燐飘萧闪烁于毫楮间,作者之愁从于斯,而读者之愁,有不觉触绪而纷来者”。

范贞仪的诗词,不仅被汪之珩《东皋诗存》以及《高氏家乘》收录,清代即入选《香咳集选存》《国朝女史诗钞》《词林正韵》《小檀室闺秀词钞》等著作,近时又被《清代闺秀集丛刊》《中华才女妙词》所收录,可以说流传颇广,影响深远。

第一个称范贞仪为先生者,不是别人,正是高繼的堂弟,也就是高潜的儿子高继祖,他在《长嫂一柏先生(愁丛集)诗序》开篇即写道:“吾嫂一柏先生,予先伯赞两府君之妻媳,先佩兰同堂大兄之元配也。予称先生何也?予嫂嗜学善属文,予尝侍教焉。”高继祖十五岁时,父亲在衡阳知县任上去世,他与母亲千里扶柩归里,囊橐中除琴书之外,一无余物,年纪轻轻以饥驱奔走于燕山、上党之间,六年后方才回到家乡,母亲杨恭人以范贞仪才高德劭,让他拜这位堂嫂为师。所以高继祖假寓绿雪山房,朝夕得范贞仪之教,学问日进,后来他授睢宁主簿,任盱眙县丞,署天长县令,成为被后人称颂的一代循吏。高继祖认为“弟侄辈皆克成立,诸侄孙秀发,人文蔚起,馨等已补博士弟子员,岂非我一柏先生教育之功,而节孝之报远哉!”

范贞仪字芳筠,号一柏,关于“一柏”之号的由来,乃是昔日范家春草池侧有古柏一章,相传为宋时物,后为邻庙香火所煨而枯,范贞仪的爷爷范是式手补一树,没有多长时间,就长得非常茂盛了,引用《如皋县志》介绍范覃《春草轩诗钞》里的一句原文:“复郁然苍翠云。”

高家不就是那棵煨而枯的古柏吗?在范贞仪苦心培育下,很快又郁然苍翠了。

南通老照片

南通华美照相馆摄大生二厂陈钧等三人合影,1947年



与氏芳元清節
料劫祥兒夜乾光
鄧紹曾同攝於海城
時職大生廠

《粮赋收据》:
见证苏中如泰区“扶贫免税”政策

□彭伟

泰兴县五区春明乡七保八甲三户马仁贵君缴纳三十一年度秋季粮赋计开:自耕田四亩九分,缴纳田赋十七斤;佃田二亩,缴纳公粮十三斤;田赋合计粮卅斤,合计缴纳粮赋十七斤。

县长兼粮赋局长杜干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

第二份是1943年《泰兴县公粮收据》,内容如下:

泰兴县五区春明乡七保八甲三户马仁贵君缴纳三十二年度夏季公粮计开:自耕田四亩九分,粮别小麦,缴纳公粮二十四斤八两;实征粮二十四斤八两。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县长杜干全第三份是1944年推字《推收过户官印单》,内容如下:

泰兴县政府财政经济局契稅处推收官印单:兹据本县第五区春明乡七保五甲七户原业主马广银,将管业之田出推于五区春明乡七保八甲二户马仁贵,入册承赋管业合编给官印单为凭计开:第首2738号,九分三厘一毫地。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县长杜干全,局长丁启宇,契稅主任、经手人钱彪山

首先,这三份纸品都来自苏中解放区。杜干全(1911—1982),扬州江都人,1940年入党,在江都、如皋、泰兴、扬州等地任职区长、县长、

市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又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国家对外经济总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等职。收据中的春明乡属泰兴县城黄区管辖。查阅《泰兴县志》城黄区位于县中部偏北,靠近黄桥、如皋(时为如西)。因此春明乡时属苏中三专署。

三张红色纸品,展现出苏中三专署的马仁贵(农民家庭)的脱贫之路。1942年,抗战进入胶着状态。苏中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原本马家当缴田赋17斤、公粮13斤,本应合计纳粮30斤,实际纳粮只有17斤。为什么会这样呢?经过仔细观察,笔者在1942年《泰兴县粮赋收据》右侧空白处写有三个字“贫免征”——因为马仁贵家贫,免缴公粮13斤,只要上缴田赋17斤。这说明,苏中三专署的地方官员,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推行合情合理的“扶贫免税”政策。1943年《泰兴县公粮收据》显示,马家公粮一分未免,说明家境已有转变,至少不再是贫穷户了。1944年,马家还略有富余,才有能力获得《推收过户官印单》,在苏中解放区内,合法购入不足一亩的田地。

从免税到购地,从贫穷到资产增加,马仁贵家的发展史,充分彰显出抗日民主政府政策的优越性。

刀鲚和子鲚的关系

□管劭丞

那时正当元宵左右,请酒供客多把刀鱼视为贵重的一盘。清明节时候,出产已多,价钱已下,可是为了习惯,上坟祭祖总得有刀鱼,价格又在求过于供的短期情况下提高一些。一过清明刀鱼快罢市了,据说它的骨头已经变硬,口味也不如以前了,其实是鱼价贱了,人又多吃了几回,物既不稀罕,习惯动脑筋换口味的人当然不以为贵了。

刀鱼罢市后,接着是子鲚鱼上市,子鲚鱼即凤尾鱼,远比刀鱼小而

形状全同,志书上也认为它是鲚鱼,因为它们都怀着一肚皮的鱼子,别称为子鲚。南通人口头把鲚字读别了音,把“子鲚”鱼”说成“子切鱼”,至于凤尾鱼,倒是吃了凤尾鱼罐头才叫起来的。

刀鲚和子鲚之间最不同的是,前者完全雄鱼,后者完全雌鱼,为此,我们不妨论定,鲚应该包括刀鲚、子鲚,而刀鲚为雄鲚,子鲚为雌鲚,这在《辞海》之类的辞书中都没有作很好的区别,把它说清楚。

海陵旧话

1941年5月,苏中区行政公署成立,主任管文蔚,副主任季方。苏中区行政公署前前后后共设有六个行政区专员公署。苏中一专署下辖江都、邗东、高邮等地;苏中二专署下辖兴化、东台、泰东、兴东等地;苏中三专署下辖泰兴、如西(今如皋)、紫石(今海安)、泰县等地;苏中四专署下辖南通、如皋(今如东)、海门、启东等地;苏中五专署下辖丹阳、镇江、扬中等地;苏中六专署在如皋黄家市成立,下辖沙洲、常熟、无锡等县抗日民主政府。

在苏中区境内,抗日民主政府实施“扶贫免税”政策,帮助广大农民渡过难关,迎来生活的转机。据《扬泰解放区财经简史》记载:1941年,苏中区行政公署开展减租减息活动,后又实行粮赋并征,减免优惠政策。后来如第二行政区推出:主力部队之军人家属及荣军、烈属,一律对折优待;耕地面积不足以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生活而又无其他收入(人均不足八分地)者免征等等。

除去苏中二专署,苏中三专署也实施过“扶贫免税”政策。笔者见有三份相关收据实物,就是佐证。

第一份是1942年《泰兴县粮赋收据》,内容如下:

旧文新刊

《说文》书上说:“鯪鱼,刀鱼也。”换言之,刀鱼就是鯪,鯪鱼字又写作鲚。通州志书上称刀鱼为刀鲚,写成𩚰字,是后制造的。刀鱼本是海产,每年春初成群入江,可以捕捉的时间有三个月,清明前后的一个月里是盛产期。刀鱼身体狭长而薄,形如银刀,因而被称为刀鱼。它在江鱼中味最鲜美,惟肉中多毛状软刺,有人引为美中不足的一例。

过去,刀鱼上市卖得很贵。